



■ 打击乐首席王音睿用锅碗瓢盆演奏音乐

云上创作 线上考核

上海民族乐团复工拟出新招

尽管走进剧场聆听一场音乐会还不能马上成行，但在直播间见见喜欢的演奏家，点播一首自己喜爱的民乐曲目，上海民族乐团已经帮你实现了这个小小小心意。除了这些和乐迷的互动活动，民乐团的演奏家们还在忙着云上创作、居家练功、隔空排练、视频考核……疫情并未影响民乐团人的创作和训练。

创作不停

乐团创意策划部成员无论此前是在美国巡演，还是居家隔离，都实时与国内作曲家们以线上方式开展创作工作。原定将在5月上演的2020-2021新演出季开幕音乐会《锦绣中华·春暖梦圆》，所有新创作品初稿已完成，后续将继续对初稿小样进行试奏、修改、打磨提高。乐团演奏家还将与来自全国七个省市自治区的特邀演奏家进行云上交流、隔空排练。

原创项目《紫禁城》也在线上展开打磨，作曲家李博禅与项目制作人经过反复讨论与推敲，决心跳出原有的结构框架，力图从文化根源着手，挖掘紫禁城的人文意象和精神内涵。主创们搜集了关于紫禁城的书籍、论文、纪录片等资料，计划从历史、建筑、文化传统、当代传承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为作品构建新的格局。

练功不停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也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在民乐团的抖音账号里，打击乐演奏家王音睿为乐迷们演奏了一首“厨房协奏曲”，切胡萝卜、打蛋、敲击酱油和醋瓶，统统成了他的灵感来源。笙演奏家赵臻、二胡演奏家丁龙、阮演奏家李霖、王音睿、唢呐演奏家胡晨韵还来了一波炫技接龙，展现在家自学自训的成果。

为激励一线演出人员居家提高业务水

平，上海民族乐团计划推出为期三周的“云上三学”线上排练考核项目，循序渐进地完成演奏家的自学练琴、研学交流、业务考核等工作。第一阶段“云自学”的成果乐迷可以在抖音中检阅，第二阶段“云研学”由声部首席牵头，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各声部演奏家开展交流。第三阶段“云考学”，则将原定于今年举行的乐团业务考核转阵云端线上，乐团将邀请业界专家评审，对每一位演奏员的考核视频进行打分。同时，乐团还鼓励有条件的演奏员积极自学一门新乐器，互相交流学习经验。

互动不停

在疫情期间，上海民族乐团已推出不少线上民乐活动。月初美国巡演期间，乐队首席李玮、中阮首席刘波、打击乐首席王音睿等演奏家抽空录制了考级曲目示范课程，近期又推出了唢呐、琵琶等民乐考级曲目，为广大琴童讲解要点难点，被乐迷称赞“暖心”。

在微博直播平台，三期直播分享活动收获了七万余人次的播放量。丁龙、李胜男、陈昀颖三位演奏家与乐迷聊音乐、谈生活，现场示范演奏，互动踊跃，“再来一首”的弹幕持续不断。乐团抖音账号也推出“唢呐云蹦迪”等形式多样的短视频。接下来，除完成“云上三学”计划外，乐团还将继续推送考级曲目课程、继续进行直播分享活动，不断探寻民族音乐的社会价值和力量。 本报记者 赵玥



马上评

在家复工 准备启动

虽然民乐团的“重大演出”在5月，民乐人依然按照正常节奏，在家隔离搞创作——这其实，就是在家复工。这也似乎特别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普希金，就是在“宅家工作”时期，创作了剧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去年，由立陶宛导演图米纳斯导演带到上海、北京的版本，成为文青和俄罗斯文艺爱好者的“心头好”，回味无穷。1830年秋，俄国霍乱暴发，交通停顿。普希金因而被耽搁在一个名为“波尔金诺”的村子里共3个月。除了奠定其地位的戏剧《奥涅金》之外，他还在此创作了6部中篇小说、27首抒情诗。以至于，俄国文学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波尔金诺之

秋”，专指作家创作的黄金期、丰收期。同样在疫病暴发时期，潜心在家学习的还有牛顿。他赶上了1665年的欧洲鼠疫大暴发。鼠疫，亦即黑死病。当时，他就读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也宣布停课了。于是，他回到乡下庄园度过了与世隔绝的18个月。在停课不停学的日子里，他开始研究“三大运动定律”、万有引力等……这一阶段，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起步期。

不少人其实对在家复工也充满期待，这是与996完全不同的工作状态。如今，真的实现了。昨天之前，朋友圈生“逼”出了一大波美食家。随着今起进入复工节奏，我们即将重新启动。 朱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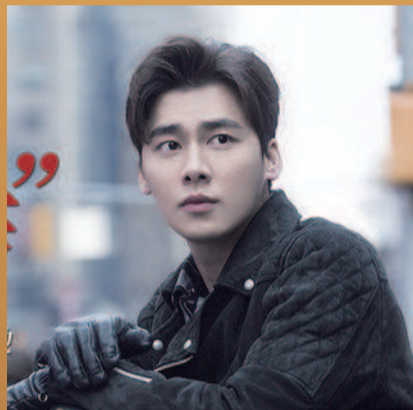


文体人物

■ 他们都叫“徐天”



▲ 《新世界》



▲ 《我在北京等你》



▲ 《红色》



▲ 编剧、导演徐兵

徐兵 又让「徐天」上心头

一段特殊的假期，观众们纷纷宅在家里，让徐兵编导的《新世界》备受瞩目。这边，“徐天”三兄弟人生起伏刚刚落幕，昨晚，徐兵又带着新作《我在北京等你》上线了，这一次他的男主角还叫“徐天”。从2011年的《红色》开始，徐兵的每部戏的男主角都叫“徐天”，生活里，他观千人一面，剧本中他笔下千人千面，“徐天”的故事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为什么都叫“徐天”

从2011年的《红色》开始，徐兵便开始执着于一件事情，只要是亲自操刀的作品，就把自己笔下的每个主角都取名“徐天”，这也成为编剧徐兵的一种特殊水印了。

尽管剧中名字一样，但每一部戏中，“徐天”都不一样：《红色》中的徐天是学成归国，帮助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完成任务的热血青年；《在纽约》里的徐天则是一名在纽约长大，玩世不恭的底层律师；《缉枪》里的徐天化身为一位在北京打拼生活的外卖小哥；《战鼓擂》里的徐天是一个身怀绝技的酒馆老板；《请你原谅我》里的徐天是数学、历史、车工技术等无师自通、智商极高的天才；《最好的安排》里的徐天是一个深情的富二代；《美好生活》里的徐天则成了一个人人生失意的中年大叔。昨天上线的《我在北京等你》里由李易峰来担当的“徐天”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他长大之后成为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底层律师……

为何徐兵执着于将自己的“男主角”都取名为“徐天”，有一种说法是徐兵的儿子叫徐天。确实，徐兵说过，当年因为懒得起名字，于是顺手就拿了儿子的名字“徐天”来用，这代表了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就跟亲生儿子一样。要说徐兵懒，也是真懒，《新世界》里主要人物的名号，除了徐天之外，金爷、铁林、田丹、柳如丝等，全都是他当年《红色》里主要人物的名号。“我不是因为儿子叫徐天，我就非得取徐天。”徐兵说，“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原因，就是千人一面和一人千面的问题，我的戏虽然男主角都叫一个名字，但所有的人性格迥异，样子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原因，我就不改了。”

为什么偏爱红色

这次的《新世界》徐兵不仅是编剧，也是导演。写剧本时，他对“徐天”这个名字有执念，透过镜头可以看到他对“红色”也有割舍不下的偏爱。当年，他的一部《红色》大放异彩，第一集中淞沪会战失败，日军大量涌入，灰暗冷清的背景，慌乱的人群，营造出来的压抑感，只有女主田丹慌张遗失的“红色”围巾是唯一的色彩。后面的剧中，红色围巾的特写非常多，代表着希望和光明。《新世界》中对红色的运用就有点多过滥了，贾小朵戴着“红色”发卡，小辫子扎着“红色”头绳，穿着“红色”棉袄，还有红色围巾对女主角田丹的意义重大，大有围巾在田丹在的既视感。

相比起当导演，徐兵更喜欢关起门来写剧本，“写剧本比喝酒都嗨，比什么都嗨。”关起门来“自我分裂”，一部戏里十几个人物，他写作的时候，得瞬间就变成他们。据他说有一次在国外写作，抽了支烟，把烟放到烟筒里，屋里浓烟滚滚，火警铃声大作一分钟，他却浑然不觉，直到太太半途折返拉他，他才抱着剧本从屋子里出来。

关于《新世界》，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观众又忍不住要看，又生气，一直生气到最后，并且组织各种看后生气群，还有“假如我是徐兵群”……还有人以徐兵的身份口吻，在豆瓣上回答各种创作问题。徐兵笑笑，“一切都挺好，众口不一，有喜有怒十分好。”他说还写了封公开信向观众道歉，“因为题材背景，这戏是给旧世界扎针儿的，可能针扎得有点慢，大家不太爽……是我的错，就算扎针也要一针到底，缓缓扎入确实极不舒服。”

“这回已经这样了，谢谢宽容，下回争取集体爽歪歪。”徐兵说。本报记者 吴翔